

這些簡略的問題可以讓我們體認到，單純相信民主的時代已經結束了，也就是說這些說法帶來了警告，警告我們民主典範沒有形而上史的擔保，也沒有層層疊疊的免疫系統，來保護民主不受外來的批判與毫無顧忌的反對者的挑戰。Rorty 的懷疑實用主義就是民主凋零的症狀，同樣地，我們也聽到越來越多對民主表示厭煩的坦白表示，有時候還干擾到高層，像是 Silvio Berlusconi 電視傳播的訴求，直接得如昆蟲的刺，刺進政黨、政府官員、以及公民社會團體的領導階層，由於得到一般大眾的支持，他便以「解決每件事」維生。從華盛頓對拿破崙知名的民主演說內容有著極深的憂慮，可以看到民主無害性 (innocent) 的流失，而對民主規範性的討論消失無蹤也暗示了民主的凋零，或是被其他各種自大主義的型態所取代。

對民主有信心的人期望民主對累進經濟成長、馴服戰爭邪惡、或是如 Robert Dahl 所說的「激勵人們比其他生物能有更豐富的發展」有幫助，然而這樣的說法非常值得懷疑 (他們以一些詭辯的假定問題作為立論根據，例如人類發展的天性，或是經濟成長的必然性，或是何謂「人類發展」)，如果將這些不可靠的論述視為理論的標準，反而間接加深了對民主的傷害。

有些更基本的東西我們必須考慮到，為民主重要性辯護的最新言詞，不應該停留在實用主義者或犬儒學者、或像布希總統這樣一時的政治家、或他們認為全球戰爭對民主影響的陳腔濫調上。民主創造力的發揮需要先保護民主的特殊性，從反對者及質疑者的批判中大膽開創新的領域，例如，在民主表面的「第一原則」自信的言詞中，「鑽探」出底層過去所有的努力成果，將這些成果再與「第一原則」既有自信的基礎相結合，試圖穩固民主的意義與優越性。讓我再進一步解釋，就像火藥與印刷術等從遙遠異國傳來的東西一樣，議會與民主所傳達到的西方地區，已經改變了歷史的進展。就像人民自我治理、以及民主意味著革新事務的簡單認識。因此我們對民主有了假設，即人類可以創造並利用自訂的特殊制度，共同在地球上生活著，對我們而言，這樣的假定看起來似乎簡單又直接，但是整個觀念如同人的血肉，要藉由公開討論或集會來自我組織，透過這些討論或集會他們可以中止、考慮、以及決定許多事情，這種意義的民主已經是人類生活領域中一種非常特殊的發明，因為它影響人類最初所組成的政府型態。所有政府當然都是以「人」為思考起點產生，而被人類所建立、組成、以及運作，例外的是 (或是奇怪)

經濟  
制度  
選擇

↓  
民主發展?